



# 血战多伦：带来抗日御侮的希望

进入暑假，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在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察哈尔抗战纪念馆地开展。一座古戏台前，学生们肃穆而立，聆听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任月海讲述抗战故事。

“90多年前，收复多伦后的吉鸿昌将军就是站在这座戏台上，号召民众团结抗日。”任月海说，“收复多伦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军事重镇，为全国人民带来抗日御侮的希望。”

多伦是察哈尔省（主要辖区在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重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日军视为攻掠华北、进逼平津的战略要地。1933年5月，日军攻占多伦，随后向南推进，欲占领整个察哈尔。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却急于对日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在日本侵略军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一支抗日武装在察哈尔迅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爱国将领冯玉祥改编、整顿了察哈尔地区的零散部队和义勇军，并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会合，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6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爱国将领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领抗日同盟军北上迎击日、伪军，直逼多伦城下。

7月7日，吉鸿昌率部从南、东、西三面包围多伦。当天，抗日同盟军向多伦发起总攻。

没有重型武器的抗日同盟军官兵，一次次向城内发起冲锋。日军以优势火力顽抗，机枪不断向抗日同盟军阵地扫射，还派出飞机轰炸。

战士们架起高射机枪扫射、伤员靠在战壕内休息、当地老乡组成的担

架队在枪林弹雨间穿梭……在察哈尔抗战纪念馆的展馆内，一张张黑白老照片记录着抗日同盟军浴血攻城的战斗瞬间。任月海指着老照片说，多伦城久攻不下，冯玉祥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决战多伦以死报国的电令。

7月12日，抗日同盟军再次发起猛攻。面对日军的机枪扫射、手榴弹阻击，吉鸿昌赤膊上阵指挥，一批批敢死队员匍匐力攻城。后抗日同盟军攻入城内，打得敌伪如“汤浇蚁穴”。经过城内巷战，战斗于中午结束，收复了失守72天的多伦。

当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太炎对收复多伦之战评价道：“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1933年7月15日，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抗日同盟军在多伦城的山西会馆组织召开万人抗日动员大会。“多伦民众从吉鸿昌身上看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抗日斗争的坚强信念和卓越能力。”任月海说道，红色火种自此在多伦生根发芽，县里一批青年响应号召，加入抗日同盟军，走向抗战前线。

如今的山西会馆内，察哈尔抗战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近万名游客。

动员村民保护红色遗迹、挖掘红色资源内蕴、建起红色文化研学教室和展览厅……在多伦县城郊的多伦诺尔镇中村，红色火种，生生不息。这里曾是多伦之战的主要战场。当时村民们将自家门板卸下，制成简易担架，救助负伤的抗日同盟军官兵。多伦诺尔镇党委书记饶亚伦说：“在这片土地上，先辈们曾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这不断激励着我们奋勇拼搏、鼓足干劲建设好家乡。”

（据新华社）

## 歌声悠悠传薪火

——追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北国山城，林海茫茫。在吉林省通化市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遗骨安葬于此。陵园的陈列室里，悬挂着一首抗战时期的红歌乐谱，至今仍被人们传唱。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7月的一天，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四年级二班的课堂上，同学们齐声合唱杨靖宇将军作词曲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歌声铿锵有力，曲调冲破云霄。这所以杨靖宇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通过设置红色校本课程、教唱红歌等方

式，让孩子们了解东北抗联历史，传承红色薪火。

“同学们，杨靖宇将军在密营中不仅教战友们军事技能，还教他们军歌。军歌既鼓舞了战友们的斗志，也瓦解了敌人的士气。”杨靖宇小学大队辅导员滕奇惠在课堂上说。

一首红歌，成为跨越几代人的情感纽带。“烽火岁月里，杨靖宇将军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歌词。”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培训部主任国莉莉介绍。“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这

首军歌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唱开来。伴着嘹亮的歌声，战士们冲锋陷阵，视死如归。

在白山松水间，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宣传着党的抗日主张，并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给抗联将士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在杨靖宇烈士陵园旁边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只口琴，吸引了不少参观者俯身凝视。“这只口琴由上海国光口琴厂生产，是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同款口琴，而原件至今下落不明。”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讲解员于洋介绍。

杨靖宇将军喜爱音乐、会吹口

琴，在一次活动上，他指挥口琴队演奏抗日歌曲。战士们有的手拿筷子，有的敲着茶缸，合唱起来……艰苦岁月里，激昂的歌声鼓舞着战斗的勇气。

歌声悠悠，精神永存。在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通过生动鲜活的形式，重走抗联路、学唱抗联歌。“7月至9月期间，学院计划承接班次200余期。”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办公室主任毛雪介绍，学院开设有红歌课，讲授和教唱革命军歌、民歌，通过这种方式传承红色文化和东北抗联精神。

（据新华社）

### 白字不可不纠

文人圈子里有个有趣的“通病”：听见错别字、误读音，浑身不自在。不少文人哪怕身处窘境，也忍不住当场纠正，闹出不少啼笑皆非的趣事。下面这两位，更是把这份“较真”发挥到了极致。

川剧里的秀才孟登科，便是典型。他蒙冤获罪，被押赴刑场，生死就在顷刻之间。换作旁人，早已惶恐不安，可他偏偏耳力敏锐，一下子听出了纰漏。

台上制台大人宣读判词，说到“负隅顽抗”时，将“隅(yú)”误读成了“偶(ǒu)”。这活刚落地，孟登科瞬间忘了眼前险境，猛地抬头叫停：“大人念错啦！是负隅顽抗，可不是负偶顽抗！”

制台气得吹胡子瞪眼，斥责他死到临头还咬文嚼字。孟登科却神色坦然，高声说道：“头可断，血可流，白字不可不纠！”围观百姓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笑着笑着，又暗暗敬佩这位迂直又有骨气的秀才。

无独有偶，教育家成仿吾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事。特殊时期，他被当众批斗。台上有人高声诵读诗词，把“更无豪杰怕熊黑(pǐ)”念成了“熊要(bà)”。

听见这个错字，学者的本能瞬间压倒了眼前的窘境，成仿吾不顾现场氛围，奋力抬头，清晰地纠正道：“这个字读累，指棕熊，并非要工的罢。”

全场骤然安静，片刻后，阵阵笑声与掌声接连响起。这股反差场面，成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幽默往事。

一位戏中人物，一位现实名士，都执着于一字一音的正误。这份旁人眼里的“死心眼”，自带诙谐趣味，也成了文人圈里广为流传的经典趣事。倘若二人活在当下，要是看到影视剧、节目里频频出现的误读，恐怕又要忍不住“较真”一番了。

（据《联谊报》）

## 二十里山路送磨盘

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里，陈列着一盘农家常用的石磨，直径64厘米，整体高度20厘米，由上下两扇磨盘组成，盘面凿刻着条状凹槽，留存着清晰的使用痕迹。这盘石磨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武川县群众白生宝等人历尽艰辛，专程送往八路军驻地的磨面工具，见证了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之间的深厚情谊。

型。194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大青山支队正式改名为大青山骑兵支队。从此，这支驰骋在大青山南北的草原骑兵队伍，始终在敌强我弱、环境极端艰苦、物资供给困难、远离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艰苦岁月里，大青山根据地的各族群众始终给予子弟兵全方位的支援，留下了数不清的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二十里山路送磨盘”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

1942年，日军针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愈发频繁，规模持续扩大，还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节点大量增设据点，对周边游击区展开步步紧逼的“蚕食”行动。受此影响，我抗日部队的机动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活动陷入极大困境。大青山骑兵支队3团后勤供给处被迫向大青山深处转移，最终落脚在武川县李齐沟村南山腹地的骆驼场。由于部队地处深山，在日军持续的军事“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双重挤压下，周边几乎找不到一盘完整可用的石磨，部队加工口粮的难度陡增。炊事员只能靠石臼和铁钵手工把麦粒捣碎，再送到各部队熬成面粉充饥。

得知八路军的困难后，李齐沟村民兵队长刘双狮主动提出，要把自家总重300余斤的双扇石磨盘送给部队。他找到身强力壮的白生宝和另外4名村民，一同商议把石磨送进深山的具体办法。当时通往骆驼场的山路，只有常年放牧的群众踩出的狭窄羊肠小道，每逢大雨冲刷就会改道移位，沿途还分布着几处陡峭崖壁，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深沟。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白生宝主动站了出来。



白生宝运送过的石磨。

为避开日军巡逻，白生宝决定趁着夜色行动。第一晚，他将100余斤重的下扇磨盘牢牢捆在背上，拄着一截桦树拐杖踏上山路。一路上，他强忍着磨盘硌压带来的皮肉剧痛，摸黑走完20余里崎岖山路，终于把下扇磨盘安全送到骆驼场。第二天夜里，白生宝背起重量超过200斤的上扇磨盘再次出发。这磨盘分量不轻，几位村民一路随行护送。遇到陡峭难行的路段，大伙就用木杠合力抬着磨盘前进；到临崖险处，便前后接应，一步步缓慢往前挪。最终，他们把整盘石磨完整送到3团后勤供给处，解决了部队口粮加工困难的燃眉之急。后来大青山骑兵支队3团后勤供给处奉命转移，这盘承载着军民深情的石磨，就一直留在了大青山骆驼场。

“二十里山路送磨盘”，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缩影。在粮食几乎被日军抢光、所有进出道路被严密封锁的绝境下，大青山地区的各族群众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家珍藏的粮食和物资送到八路军手中。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当向导、运粮送草、传递情报、掩护医护人员，不少群众因为支援游击队被敌人逮捕，甚至献出生命。正是广大群众出生入死的全力支援，帮助大青山抗日游击武装一次次渡过难关，接连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阴谋。

1980年，内蒙古博物院开展大青山革命文物专项征集工作，将骆驼场留存的这盘石磨运回馆内收藏。如今，这盘石磨静静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展厅中，无声见证着“二十里山路送磨盘”的凡人壮举，也承载着大青山各族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深厚拥戴之情。

（据《中国国防报》）

### 陈寅恪诗赞熊式一

1945年秋，陈寅恪在英国伦敦获赠熊式一的英文长篇小说《天桥》，读后大为欣赏，“题赠二绝句”和一首七律，其中一首绝句赞曰：“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熊式一是现代杰出的中英文双语作家，创作过多部戏剧和小说，由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他长期居留英国，因而在海外知名度很高。其中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小说当属他二战期间在英国创作的英文长篇小说《天桥》。这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讽刺小说”，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沉浮，特别是以主人公李大同的成长经历为主线，穿插叙述了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肇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清末民初的时代鼎革和社会变迁。

该书1943年在伦敦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引自《天桥》中文版序）。《天桥》被译成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多种语言，畅销欧美。

熊式一与陈寅恪为江西同乡，陈寅恪比熊式一年长12岁，此时早已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大家。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同乡后辈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陈寅恪顿生惺惺相惜之感，因此写诗赞其小说“爱听天桥话故乡”。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由此可见陈寅恪对熊式一小说《天桥》推崇备至。

（据《人民政协报》）

### 冼星海应试

冼星海在法国进修时，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其间居无定所，食无常饱，还经常失业。但凭借超人的音乐天才和顽强的学习意志，被法国大作曲家保罗·杜卡斯发现后，决定免费收他作门生，并且推荐他报考举世闻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还特别吩咐青年女音乐家路易丝为他伴奏。

考试那天，冼星海随同路易丝来到音乐学院门前，却被门警拦住了，不让他进门。原来门警以为这个衣着普通的中国人，是来修下水道的，还要他出示证件。

“我是来考试的。”冼星海对门警说。

“什么？”门警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便说：“你考哪个班？”

“高级作曲班！”路易丝替他回答。

“漂亮的姑娘，我不喜欢你同我开这样的玩笑。”门警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都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他一边说，一边催冼星海拿出证件来。

正在为难时，恰巧保罗·杜卡斯从外面走来，一见到冼星海便亲热地握着他的手对门警说：“这是我的学生。”并攀着冼星海的肩一同进去了。那个门警惊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冼星海考入高级作曲班后，勤奋苦学，成绩优异，毕业后获得荣誉奖，被誉为“贝多芬型的音乐家”。

（据《联谊报》）

### “关照”原指“护照”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多多关照”。

“关照”一词，通常指关心、照料、互相体谅。但不少文史学者指出，它最初并非此意；在明清时期，“关照”曾专指出入关塞的通行凭证，相当于当时的“护照”。

“关照”二字，“关”本义为门闕，后引申为关隘、边关；“照”指官方文书、凭证。二者相合，便是出入边关的通行公文与身份证明。这一称谓，正是从古丝绸之路要塞——嘉峪关等地实行的“关照”制度演变而来。

公元前121年汉匈河西之战后，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在此“列四郡，据两关”（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关则为阳关、玉门关两座重要军事关隘），并推行移民屯田、巩固边防的政策。当时，嘉峪关一带归属酒泉郡管辖。据史料记载：“嘉峪关，宋元以前，有关无城，聊备稽查。”

明朝初年，开国名将冯胜率军收复河西走廊、肃清蒙古残余势力后，为巩固西北边防，奏请朝廷在河西走廊最狭窄处修筑军事要塞，这便是嘉峪关。它不仅是明代西北边防至关重要的关隘，更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当时，凡出入关口者，必须核验身份，持官府签发的通关证件“关照”方可通行。“关”指关口，“照”为凭证，合指进出关隘的通行证。

自明末起，朝廷明确规定：凡经嘉峪关等边关出入的使节、商人、军士，乃至迁徙、遣发边地人员，除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外，均须持有加盖官方印信的“关照”，经验核后方能放行。

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护照”这一名称才正式出现。《清会典事例·户部八十八·关税禁令一》亦载：“出口时，守口员弁验明关照税单，加戳挂号放行。”可见清代仍在并行使用“关照”与“护照”两类凭证。

明清时期的“关照”种类繁多。使节、屯民、客商、遣犯等不同身份人员，所持关照的形制、用途各有规范。可以说，当时的“关照”正是现代护照的雏形，而签发、核验“关照”的机构，职能近似今天的边防检查与海关管理部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行取经，每到一国便呈验“通关文牒”，请官府盖印，其性质与“关照”相近，都属于古代跨境通行凭证。

不过，“关照”一词的出现，其实早于明代。宋代胡太初《昼帘绪论·催科》中记载：“民户之受害者，莫甚于已纳重追，皆由案吏不相关照，乡胥不与销豁。”《元典章·户部八·契本》亦云：“本部主事张承直关照，得钦奉圣旨，该商税三十分取一。”可见宋代已有“关照”，但此处多指通知、告知、过问、核查之意，尚未专指通关证件。在汉唐时期，通行证件的通用名称是“过所”，而非“关照”。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隘，古时嘉峪关每日鸡鸣即开关放行，通关时间长，关口内外商旅往来、车马络绎。至今，嘉峪关正门门洞的石板上，仍留存着当年车马往来碾出的深深车辙。如今，这座雄关以宏伟的建筑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前来探访，见证古代丝路文明与边防制度的悠远传承。

（据《西安晚报》）